

# 綠黨在德國政治文化中角色之探究

許 仟\*

## The Role of the Green Party in German Political Culture

### 【Abstract】

Between the end of 1960s and the 1970s, the Green Party in Germany became one of a great deal of the rising ecological political parties. After the unification of Germany, combined with the former ecological political party in East Germany, the Green Party became “Bündnis 90/die Grünen”. From the beginning of 1998, both the Green Party and Socialist Democratic Party (SPD) are the Federal ruling parties of the Coalition Government, the so-called “Red-Green Coalition Government” (rot-grüne Koalition).

The ecological political party, which is derived from Australia, can be regarded as a political group whose essentially political goal is the protection of environment. Nonetheless, the Green Party in Germany is indeed the most significant influential political party among them. Many modern political scholars are profoundly interested in studying the question of how successful the Green party is. Particularly, its ideology and appealing are rooted in human aspiration. Thus, the Green Party has provided this generation with the room of re-consideration of the survival of human beings. At the same time, the Green Party also has taken action for the livelihood of the next genera-

---

\* 南華大學歐洲研究所教授兼公共行政與政策研究所所長 (Klaus C. Hsu, *Professor of Institute of European Studies, Director of Institut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Policy, Nanhua University*)。

tion.

The long formation of the ecological political party stems from many factors, such as the socialist movement and globalization, etc. This essay tends to explore the cre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Green Party in Germany. The discussion of the essay will start with the myth of economic growth, and it will illustrate the opposite and confrontation of bipolar system within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impact of the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on the human culture. In addition, the inspiration of the New Social Movement indeed brought up the formation of green thinking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Green Party. By using these material, such as the platform of the Green Party and the political principles of election, this essay will classify its political ideology and analyze its theory, including Ecological Principle, Social Obligation, Basic Democracy, Non-violence Principle, Peaceful Policy, and Economic Policy of the Green Party. This essay will explain the success of the Green Party in German political environment and its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this essay will evaluate its impact on the German party politics and the globalized green movement.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does not mean that permanent peace has begun. However, it is replaced by the moral, ethnic, regional confrontations and conflicts. With the end of these events of the Gulf war and Kosovar war, the emergence of the New World Order reveals that the focus is on the issues of the future international conflict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resource, specifically, the new development in the First World and the Third World. It seems that the direction of Green can be positively an agenda of dealing with the issues of conflict and distribution. Green, if it is not a political party, is not only an ideal but also a practical action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 前言

德國綠黨(die Grünen)為六〇年代末至七〇年代年間西方國家蓬勃興起的眾多生態政黨之一，一九九三年與前東德生態政黨結合，成為「九〇聯盟/綠黨」(Bündnis 90 / die Grünen)，一九九八年起與社會民主黨(SPD)同為聯合政府之聯邦執政黨，而形成「紅配綠政府」(rot-grüne Koalition)。生態政黨係指以環境保護為宗旨的政治團體，初始於大洋洲，然而在政治上確實發揮重大影響力者則推德國的綠黨，其成就令近現代許多政治學者深感趣味，特別是其訴求及理念深入人類心靈，為這一代人類的生存提供深切反省的空間，並為下一代人類的生活化為實際行動。

生態政黨的形成本非朝夕即就，有其淵源的社會思潮，及全球化的環境因素等。本文探討德國綠黨之產生及發展，分析綠黨的政治理念，說明綠黨在德國政治環境之成就與人文特質，並評估其對德國政黨政治與全球性綠色運動的影響。

### 一、綠黨產生之背景

綠黨的產生在行動上可溯至五〇年代的「抗議行動」(Protestbewegung)，源由於一九五〇年反對重建軍備的「無我運動」(Ohne-mich Bewegung)以及反對一九五三年《巴黎條約》的「保羅教堂運動」(Paulkirchen-Bewegung)<sup>1</sup>。在思想上則可上溯至六〇年代末的學生運動(Studentenbewegung)，學生運動的本質為反既有體制，學生由要求教育改革到要求生活各階層的徹底翻新，他們質疑國家的權威性、固有的生活方式和行為準則，並且反對美國參與越

---

1 一九五三年至五四年簽署《巴黎條約》，西德政府表示積極加入西歐政治聯盟與北約軍事組織，然部分西德人民反對，並由社會黨人士與工會團體領導展開抗議行動。

戰及對第三世界剝削的政體。這股革命式的浪潮不惟在德國，且席卷整個世界，美國、法國、義大利、英國，乃至鐵幕內共黨國家如波蘭、捷克及羅馬尼亞甚至蘇聯等，知識份子串聯工人的各種示威、罷工等行動將這股憤懣推到頂峰。學運及工潮只是這波社運浪潮彰顯於外的主要行動特徵，隱含於這些行動背後的思想及價值觀才是真正延續綠色運動的本質，綠黨沙洛曼(Dieter Salomon)指出德國綠色運動產生主要因素有五：經濟成長、資本主義、工業社會、代議民主，以及軍武。<sup>2</sup>本節即由政治，經濟及科技發展等三個面向探討六〇年代末至七〇年代擾攘不平的社會運動之起因，這三個面向的交錯縱橫經緯成生態政黨的形成背景。

### (一) 經濟成長的迷思

二次戰後，歐洲透過一連串的經濟復興政策，如美援的馬歇爾計畫(Marshall Plan)，歐洲自身的各項經濟合作，如歐洲經濟共同體(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 EEC)與歐洲自由貿易協會(European Free Trade Association, EFTA)等區域組織的形成，使歐洲的經濟成長在六〇年代達到空前未有的盛況。工業技術的加速發展，物資的不虞匱乏以及社福制度的健全，促使歐洲社會在六〇年代成為一個高度的消費社會。

高度消費的一項重要原因是社會福利制度健全，促使人們儲蓄防憂的心態鬆懈，遂將金錢移至消費與休閒上。不過這樣的經濟美景至一九六六年出現衰退的徵兆，原因是經濟景氣之後相伴而來的通貨膨脹超乎歐洲國家所能控制的範圍，復因國際貨幣制度的不穩及油價的上升，造成經濟成長率下降，失業率提高，政府和工會

---

2 德國綠色運動產生主要因素有五個關鍵字，即 Wachstum, Kapitalismus, Industriegesellschaft, repräsentative Demokratie, Hochrüstung。Dieter Salomon, "Politische Ziele oder Bekenntnisse mit Demonstrationscharakter. Über die Orientierung der grünen Basis an symbolischer Politik", in W. Thaa/D. Salomon/ G. Gräber (eds), Grüne an der Macht: Widerstände und Chancen grün-alternativer Regierungsbeteiligungen, (Köln: 1994), p. 51.

嫌隙亦生。

高度工業落於實際生產上則是高度分工的作業線，分工精細的結果使位於作業線的工人日復一日面對單一而枯燥的工作。在經濟情況良好的日子，工人們尚可忍受，因為付出是有代價的；但到六〇年代末經濟衰退期間，工人們這般的付出便無反饋，政府對薪資的提升及工人參與決策的權力尚有政策可應付，但對於工作的單調苦悶卻無法可解，怠工、罷工的種種憤懣頻增。

年輕一代感受到物質需求已充分實現，於是不希望經濟繼續快速成長而遭致現有生活成就的毀滅，而且對於政府仍舊致力於經濟成長無法認同。他們追求的是生活品質、自我實現及個人自由等社會價值，充分反應出「後物質主義價值」(post-materielle Werte)的傾向。於是歐洲大眾在經歷戰後二十年繁榮景況的優渥生活之後，習於消費享樂的心態一時無法適應過度成長的經濟停滯甚至倒退，於是對社會不滿的情緒便逐漸積累而生。高度發展的工業社會物質環境變換之迅速，使年輕一代懷疑上一代的行為或準則有無他們繼續學習效法的必要，尤其德國的年輕人更須面對上一代納粹罪行的愚蠢和無知，納粹所遺的道德問題和經濟復興產生的物質主義使上下兩代的鴻溝越來越難彌合。

後物質主義時代，戰爭所遺的道德問題、冷戰的核武生存威脅，及至工業發達後的環境污染問題，促成年輕一代質疑固有道德、權威及體制。這種批判哲學在學生運動無法與工運結合後，由行動潛入更深層的思想發展，最後在生態主義上找到出路。

生態主義的原始意義來自於六〇年代覺醒的保護環境的觀念，並逐漸產生生態保護運動，早期的生態保護運動著重於個別的單一事件，然則以個案的方式無法有系統的解決日益複雜的生態問題。於是到八〇年代的和平運動，生態保護運動進入第二層次的省思，以政策及政治手段取代打游擊方式來解決結構性問題。環境污染、軍備擴張、核武威脅的問題，以及現有政治制度為何無法解決這些問題等遂統合在生態運動的綠色大旗下，資本主義的剝削本

質，政黨政治的「建制性」(etabliert)<sup>3</sup>，以及國家機器無法阻止的非正義性，導致貧富差距漸大等均為生態運動嚴詞批判的對象。

故基社黨(CSU)黨主席史特勞斯(F. J. Strauß)曾描述：「綠黨像似番茄，先是綠色，成熟後就變成紅色了！」，政治光譜上，生態運動看起來似乎偏左，或有謂之「生態社會主義」，即指資源需求的絕對性及資源的稀有性，可以透過政經制度達到合理的分配。<sup>4</sup>然而真正的生態主義家並不同意以與資本主義相對立的馬克斯主義取代。雖然二者為對立，差之千里，但其實深入探討，兩者俱有意圖支配他人的意識型態——亦即均為剛性的、父權式的支配模型。生態運動中倡導從紅到綠的「超越紅色」運動便是強調互賴共生的「柔性」價值觀<sup>5</sup>，於是女權運動也被納入綠色旗下，同時地方的自主性，共生共榮的非剝削性，也在生態主義提倡的社區運動中開展，這便也是日後綠黨由下而上的根本民主之理論根源。<sup>6</sup>

生態主義偏左或偏右至今仍多有論戰，其實探索深層的生態運動涵意概括由左到右的觀點，乃至超越政治光譜左右的爭論<sup>7</sup>。是故生態主義非左非右，誠如綠黨自身所言：「我們不是左派，不是右派，我們是前進派」<sup>8</sup>。強烈的未來感使他們產生實驗性極強

---

3 建制政黨(etablierte Partei)，乃是由於某些政黨長期的居於政治領導地位，或因利益關係而與優勢團體掛鉤，呈現出缺乏面對現實環境應有的彈性與效率。

4 David Pepper 著，李霖生譯，「生態環保主義的政治學基礎」，環保文摘，(台北：行政院環保署，一九九〇年，六月)，頁 30。

5 Fritiof Capra, Charlene Sorelnak 著，楊祖珺、蔡式淵譯，綠色的抗議，(台北：前進出版社，1986 年)，頁 5-8。

6 Alf Mintzel/Heinrich Oberreuter, Parteien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Thüringen: Opladen, 1992), pp. 319-321.

7 H. Kleinert, Aufstieg und Fall der Grünen: Analyse einer alternativen Partei. (Bonn: Dietz, 1992), pp. 30-34.

8 R. Berger, SPD und Grüne: Eine Vergleichende Studie Ihrer Kommunalen Politik,

的先驅力量，八〇年代的政治化，帶給德國政壇一股新興政治勢力，然則其思想之積累早已蓄勢待發。

## (二) 國際兩極體系的對峙

二次戰後馬克斯主義和資本主義分別以蘇美為兩大集團的核心，雙方對峙的局面在一九四七年、四八年間逐漸成形，美國國會於四七年通過杜魯門主義，協助世界上所有反共國家成為其外交政策的重點；而蘇聯則把東歐納入其軍事勢力範圍之內，東西兩大陣營的敵對情勢升高，然而在毀滅性核武的陰影下，雙方均避免陷入同歸於盡的戰爭，這時期的國際關係謂之冷戰(Cold War)。冷戰的手段及規模遠勝於二次世界大戰，在手段上，除了傳統的政治、軍事措施外，尚有以經援、知識勸誘及心理顛覆的方法；**戰爭雖囿限於小區域，戰場則擴及全球，戰略更達到星際。**在亞洲及非洲的新興第三世界國家的各種政變、游擊、暴動或內戰等，或多或少在背後都有華盛頓與莫斯科互相較勁的力量。

韓戰及越戰的爆發是雙方冷戰的高潮，然受制於核武的全面性毀滅下的思慮，雙方俱以傳統武器作戰，並且恪守分寸，不敢率先擴大戰爭。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慘重的人員及資源損傷，恐戰與反戰浪潮狂捲歐美各國，美國就在拖拉猶豫中狼狽地從越南撤出。這場戰爭使廣大的民眾開始反省固守意識型態的圖騰是否真有益於人類的生存，追求和平的聲音已然在意識型態掛帥的時代中漸漸聚攏。

古巴危機（一九六二年）成為冷戰緩解的階段性事件。古巴危機在美國甘迺迪政府和蘇聯赫魯雪夫雙方自制下以和平收場，但其高度緊張的對峙過程乃肇基於核武及全面戰爭將導致玉石俱焚的後果上，突顯出全世界無不活在核武的恐怖陰霾之下，這種恐懼令世人懷疑其目前擁有的生活及物質之永恆性。位於冷戰對峙前沿的西德人民比其他國家更加惶恐。由於西德面積僅為美國的 2.5%，人口密度十倍於美國，但是美國 50%的核武器卻部署在西德，

隨時準備做為第三次世界大戰的主戰場。此外，美、英、法、荷、比利時、丹麥及加拿大的武裝部隊亦駐紮在西德。蘇聯的中程飛彈也正對準西德和法國。基於這樣的情勢，法國擁核自重，問題不大；德國議會外則形成一股反對的力量，企圖對兩極對抗的國際體系發出不平。

如果再把觀察的視野對焦在德國內部的政治問題上，歐哈德（L. Erhard）的經濟政策在經濟奇蹟（Wirtschaftswunder）褪色之後，再也無法挽回德國在六〇年代的經濟危機，這股不景氣和失業風潮造成左派社會主義勢力的興起，基督聯盟選票因之流失，由在西德人口最多的北萊茵威斯特法倫邦的邦議會選舉，基督聯盟（CDU/CSU）得票率由百分之四十六下降為百分之四十二點五可見。基督聯盟和自民黨（F. D. P.）共組的聯合政府對於經濟問題不能再有共識，於是屬自民黨的四名內閣閣員在一九六六年出走，同年十二月基督聯盟和社民黨組成大聯合內閣（Große Koalition）。社民黨放棄其左派意識型態包袱走向全民政黨的努力，在六六年的大聯合內閣中獲得成效，取得政權。但對社民黨改變路線失望的左派份子，和鑑於主要政黨的區隔模糊，認為人民失去「選擇」民主的學生，便在議會外興起另一股反對勢力，六〇年代末稱為「議會外反對勢力」（Außerparlamentarische Opposition）<sup>9</sup>。

### （三）科技發展的衝擊

自從工業革命之後，人類開始學習用智慧加速操控自然，改變自然以利人類的生活，然而人類過份地改變自然，掘取自然的資源利用後，不免遭到自然的反撲，「成長的極限」（Grenzen des Wachstums）成為命題，生態運動即以此發端。

從一九四五年到一九七四年的石油漲價期間，主要商業用的能源消費增加三倍，電力成長八倍，車輛增加六倍，合成物的增產超過十倍。這段高消費的經濟成長時間，能源的消耗也呈高成長，

---

9 K. G. Tempel, Die Parteien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Berlin: 1990), p. 172.

同樣地對環境的污染也由地區性擴及更廣泛的區域，例如由發電廠的集中區擴散到湖泊、萊茵、多瑙等河流乃至綿延的西歐海岸線及漢堡與布萊梅等港灣。<sup>10</sup>

六〇年代對農藥殘餘的警告及歐陸發現在水中的成分有令人驚恐的改變後（酸雨的發現），人們對環境的態度開始轉變。臭氧層受氮氧化物的破壞，飲水和蔬果含致癌物質，以及最令人擔心的核電輻射性廢料處理問題及核災難，使環保成為空前的挑戰<sup>11</sup>。一九七三年首次展開反對興建核廠（在 Wyhl 附近）的行動，曾提出「寧可今日主動(aktiv)，不要明日輻射(radioaktiv)」押韻的口號<sup>12</sup>。但一如前言，環境問題乃伴隨高度經濟發展的工業而來，於是經濟成長和環保問題便成兩難抉擇的燙手山芋。

在高消費與高污染技術、核能和核廢料輻射性，以及核子彈頭和國家安全的三組無奈搭配中，「反」的社會批判運動對此找到出路：他們緬懷過往純樸的自然生活，鄙視消費社會中粗俗的物質享受和能源浪費，追求無國界的和平主義以消弭核子彈頭的威脅，雖然有人謂之為烏托邦的生態主義，然則這波社運浪潮的先鋒終究為人類點亮未來可能的黑暗。

#### （四） 新社會運動的啟發

「新社會運動」（New Social Movement / Neue Soziale Bewegungen）是相對於舊社會運動，此一名詞最早由德國社會學家們所使用，它用來指涉七〇年代在北美及歐洲工業發達國家中出現的各種新型態社會運動，包括環境保護運動、婦女運動、消費者運

---

10 參見 Vaclav Smil/蕭全政，「變動中的全球生態環境」，環保文摘，（台北：行政院環保署，一九九〇年六月），頁 2-3。

11 洪茂雄，「西德綠黨之崛起及其對政黨政治之影響」，歐洲研究，（台北：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一九八二年十二月，第一九八二期），頁 50。

12 “Liebe heute aktiv als morgen radioaktiv”; K. G. Tempel, op. cit., p. 173.

動、自助團體運動，以及八〇年代的和平運動<sup>13</sup>（參見下表：新舊社會運動比較）。「新社會運動」有一「時代精神」做為與個人之間的媒介，「時代精神」係指一個時期中較特殊的世界觀、思想及感情、恐懼及希望、信仰及理想、危機感與安全感、悲觀或樂觀等情緒的混合<sup>14</sup>，六〇至七〇年代的國際局勢產生了全球嚴重的危機感及恐懼感，經濟的成長也令人反省成長是否有極限，人是否愈來愈物質化？故發軔於七〇年代的新社會運動實為生態運動或生態政黨的先聲，而生態運動是這股新潮流中的中堅運動。

新社會運動的種類無所不包，大致而言可分為文化與政治兩類。在文化上反對目前的社會生活方式，政治上則挑戰現代國家機關的支配性。在其議題和價值上，多屬於非物質方面的訴求。在行動和組織上較強調基層民主，並把抗議或反對視為重要行動的一部分。<sup>15</sup>承繼新社會運動思想淵源的生態運動於是從抗議運動中漸次組合起來，從地方擴展而到聯邦，從社運組織建制而為政黨。綠黨在創立時採取了雙重策略，一是議會外的直接抗議，再者為選舉和議會的行動。議會外的抗爭是為了獲得媒體的報導，擴大民眾對議題的認識，拉抬選舉聲勢，再透過議會的宣傳強化議題，進一步為議會外團體增加資源，並提供抗議者投票的機會。故有謂綠黨其實是一議會黨團與新社會運動的集合體。<sup>16</sup>

---

13 Hubert Kleinert 認為新社會運動的定義至今仍不盡完備，參見 H. Kleinert, *Aufstieg und Fall der Grünen: Analyse einer alternativen Partei*, Bonn: Dietz, 1992，同時亦可參考 K.-W. Brand/D. Rucht, *Aufbruch in eine andere Gesellschaft - neue soziale Bewegungen in der Bundesrepublik*, Frankfurt/New York: 1983。

14 新社會運動尚有新抗議運動、新政治、新民粹運動、新浪漫主義等名稱。詳見廖揆祥，*德國綠黨之研究－其形成與議會化過程探討*，（台北：政治大學政治研究所，1993年9月），頁8。

15 同前註，頁10-15。

16 同前註。

表一： 新舊社會運動比較

|          | 舊社會運動   | 新社會運動   |
|----------|---|---|
| 議題       | 經濟成長、分配；軍事與社會安全；社會控制                            | 環境保護、人權、和平與非疏離的工作形式                           |
| 價值上      | 個人自主性與認同；反對中央控制                                 | 個人的自由與安全                                      |
| 行動與組織的方式 | 內部：正式組織；大型的代表結合體。<br>外部：多元或統合主義的利益協調，政黨競爭；多數統治。 | 內部：非正式的、自然的低度與水平與垂直組織的結構。<br>外部：抗議行採用強烈的否定方式。 |
| 行動者      | 社經團體在行動上為同一個團體（在利益上），且包括利益分配的衝突。                | 社會經濟團體在行動上非屬同一個團體，但代表了一種集體性。                  |

資料來源：Offe Claus, Challenging the boundaries institutional politics: social movements since the 1960s. in Charles S. Maier (eds.) Changing boundaries of the politica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73.

## 二、綠黨的政治化過程

### （一）綠色政黨的形

生態運動在思想及社會運動中蘊釀足夠的發酵元素，終於走向組織化，並且提出「非革命體」(kein revolutionäres Subjekt)的理論，更進一步走入議會，進入體制內採用政治化的手段發揚及實踐其訴求。<sup>17</sup>以邦為單位的地區性綠色組織最早出現在下撒克遜邦（Niedersachsen），一九七七年五月以公民生態(bürgerlich-ökologisch)運動化身的「下薩克遜邦環保黨」

17 See Ulrich Beck, Risikogesellschaft, (Frankfurt/M.: 1986)。

(Umweltschutzpartei / Niedersachsen; USP) 正式成立，同年十二月 USP 和「環保綠色名單」(Grüne Liste Umweltschutz; GLU) 聯合，該組織 (GLU) 並於該年十月在 Hildesheim 的市議會選舉中獲得百分之一點二的選票。<sup>18</sup> 雖然下撒克遜邦的綠色組織 (一九八一年 GLU 採用 Die Grünen 的名稱) 遲至八二年才在邦選舉中獲得席位，比布萊梅 (Bremen) 的七九年晚，但 GLU 與 USP 是最早投入政治活動的綠色組織。各地環保團體日興，漢堡的「彩色名單」(Bunte Liste) 與柏林的「抉擇名單」(Alternative Liste; AL) 在一九七八年與七九年首次投入邦議會選舉，一九八八年柏林「抉擇名單」選舉為綠黨歷年來最大的勝利，得票率為 11.8%。一九八九年歐洲議會選舉得票率高達 8.3%，竄升為歐洲第三大黨團。<sup>19</sup> (參見下表：綠黨歷年歐洲議會選舉)

表二： 綠黨歷年歐洲議會選舉

| 選舉時間 | 得票率   | 議會席位 |
|------|-------|------|
| 1979 | 3.2%  | -    |
| 1984 | 8.2%  | 7    |
| 1989 | 8.3%  | 8    |
| 1994 | 10.1% | 12   |

資料來源：K. G. Tempel, *Die Parteien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Berlin: 1990), p. 179; K.-R. Korte, *Wahlen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Bonn: 1999), p. 62, p. 68.

一九七九年三月各地環保團體代表在法蘭克福集會，此乃綠色組織第一次的大結合，主要團體有：GLU/Niedersachsen，獨立行動團體 (Aktionsgemeinschaft Unabhängiger Deutscher; AUD)，未

<sup>18</sup> Hubert Kleinert, op. cit., pp. 21-22.

<sup>19</sup> K. G. Tempel, *Die Parteien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Berlin: 1990), p. 178.

來綠色行動（Grüne Aktion Zukunft; GAZ）及霍爾斯坦邦綠色名單（Grüne Liste Schleswig-Holstein）。同年六月彼等以綠黨名義參加歐洲議會選舉，雖未得席位，但百分之三點二的得票率使他們獲得四百五十萬馬克的選舉補助金，該黨往後的各項經費支出不愁無著落。<sup>20</sup>同年十月布萊梅的選舉以百分之五得票率獲得邦議席，綠黨交出第一張漂亮的成績單，給予各地綠色組織極大鼓勵，在一九八〇年一月於卡斯魯爾(Karlsruhe)舉行政黨成立大會，成為全國性正式的政黨<sup>21</sup>，並於八三年聯邦選舉中首度超越百分之五的門檻進入國會，生態運動政治化的轉型成功，並對往後的德國政治造成一定程度的影響。一九八七年聯邦眾院選舉中，綠黨更以百分之八點三的獲票率，將原有的二十七個席次提高到四十二個席次。（參見下表：綠黨國會選舉之得票率與席數）

表三： 綠黨國會選舉之得票率與席數

| 綠黨/九〇 |      |      |
|-------|------|------|
| 選舉時間  | 得票率  | 議會席位 |
| 1983  | 5.6% | 27   |
| 1987  | 8.3% | 42   |
| 1990  | 5.0% | 8    |
| 1994  | 7.3% | 49   |
| 1998  | 6.7% | 47   |

資料來源：K.-R. Korte, *Wahlen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Bonn: 1999), p. 62, p. 68.

一九九〇年基民黨、基社黨選前特別強調統一後不增賦稅以

20 Alf Mintzel/Heinrich Oberreuter, op. cit., p.327.

21 C. Schulte, “die Herkunft der Grünen: Ursachen, Voraussetzungen und Entstehung einer Bewegung”, in K. Gotto/H. J. Veen, *Die Grünen - Partei wider Willen*, (Mainz: 1984), pp. 30-31.

討好德西選民，承諾確實執行東西德馬克貨幣兌換制度而爭取到德東選民之支持。<sup>22</sup>自民黨則仍扮演著固有鐘擺黨的角色，並強調根舍多年外交貢獻，凸顯其個人形象。<sup>23</sup>社民黨在統一問題上對不增稅提出質疑；在馬克兌換公式有一比一與一比二之別，而提出違憲論；同時認為德國統一應依聯邦模式的統一，且根據《基本法》第一百四十六條達成統一<sup>24</sup>。綠黨主要選舉政綱為保障生態安全與社會保護促使德東社會結構改變，以及主張解散華約、北約組織。綠黨與九〇聯盟皆認為德國統一的過程應求好，而不求快；是統一，而非兼併，由於其統一政策上與當時客觀環境有異，因而大選慘敗，僅止於跨過國會門檻，席位僅存八席。<sup>25</sup>一九九四年得票率為百分之七點三，一九九八年為百分之六點一，並與社民黨共組聯邦政府。

## (二) 綠黨與九〇聯盟的結盟

在德國統一的過程中，東德綠黨及公民內省運動的理念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曾在各領域裡盡其全力維護生態、民主、婦解及和平政策。一九八九年在東德地區，由福音教會的和平生態團體（如綠色方舟、城市生態自然組織等）組成東德綠黨；公民內省運動人

---

22 參見許仟，德國政府與政治：分裂與統一，（台北：志一出版社，1996年），頁 180；基民黨／基社黨(CDU/CSU)主要選舉政綱為：(1)強調社會市場經濟；(2)確實執行東西德馬克貨幣兌換制度；(3)德東地區國營事業私有化；(4)制定德東地區環境保護措施；(5)建立歐洲安全體系。

23 同前註，頁 180-181；自民黨(F. D. P)主要選舉政綱為：(1)強調根舍(H.-D. Genscher)外交長才，凸顯其個人形象；(2)提倡社會與生態導向的市場經濟；(3)強調效率導向的經濟與貨幣聯盟；(4)建立歐洲和平安全秩序。

24 同前註，頁 181；社民黨(SPD)主要選舉政綱為：(1)強調生態社會的市場經濟；(2)提倡社會安全的經濟貨幣聯盟；(3)建立歐洲安全體系，解除軍事條約。

25 同前註，頁 181。

士所組成的政治團體則為九〇聯盟的前身。

九〇聯盟最初是由左派保守人士及異議人士結合日後的基督教團體，反對東德社會統一黨(SED)獨裁領導，八〇年逐漸發展成和平、環境以及人權的團體。一九八五年十一月，聯盟自行發起之和平及人權運動，將反對運動帶入了另一新的階段。一九八九年秋天，「新論壇」(Neuer Forum)及民主人士發起了全民社會運動，公開批評東德政府的專制體制，喚起全國人民對何內克政府的不滿。人民運動旨在迫使東德專制政府召開圓桌會議及解散國家秘密警察。在民主轉變的過程中，中央圓桌會議起草了憲法草案，並實施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人民大會(Volksversammlung)的自由民主的選舉（一九九〇年三月），其視為東德邁向民主及自主的關鍵性的一大步。由於聯盟組織尚未健全，在一九九〇年的人民院選舉中失敗。選舉失敗後的檢討中，一般人士認為，必須結合所有不同的改革力量才能促進國家及社會的更新，所以在一九九一年九月九〇聯盟成立，並結合了東綠黨(Ost-Grünen) 進入聯邦眾議院。九〇聯盟的內部組織是基於協議，配合規範及合作方式，以實現積極參與及共同參與決策，並保證決策的民主程序，以及其基礎運動所需的合作及對計劃的一致性。九〇聯盟的基礎組織、地方團體對自身的區域政治問題負責，並在各地區九〇聯盟廣聚協會及自願者的意見及意願。九〇聯盟的政治意願是黨內工作的社會公開化與透明化。向外的共同目標是在廣大的聯盟基礎上，積極地與公民、社會運動結合，凡此，九〇聯盟與綠黨共同具有相似的根本民主價值與政黨政治模式。

綠黨在一九九〇年，因其本身的分裂及對德國統一認知的不同，國會大選遭受前所未有的失敗。綠黨意識到全德國綠色政黨次團體力量分散的危機，認知唯有德東和德西的相關政黨緊密合作，於是東西德綠黨在一九九〇年結合成一個共同的聯邦聯盟。而在薩克森地區，綠黨人士及全民運動者為了使東德綠黨的全民運動聯盟能向前邁進，因此結合成一個「綠黨/九〇聯盟」，自一九九三年起聯合成為全德「綠黨/九〇聯盟」，為九四年國會大選展開暖身運動。兩個政黨之合併基礎是奠定於：(1)雙方取得共識；(2)雙方以平等的方式結盟；(3)共同外交政策不同於波昂政府。平等意謂著

一個政黨無法規定另一個政黨相同的目標(Ziele)和內涵(Inhalte)，因此黨員人數較多的綠黨並不強加其本身的條件於較小的九〇聯盟。同理，綠黨和九〇聯盟是以彼此平等、互相考量的方式踏上整合之路。諸如兩黨在平等基礎上共同決定，雙方分設女性發言人，而不同於一般的西方國家的政黨。

綠黨及九〇聯盟在成立之初，皆是以他們相同的基本見解而結盟，雙方以共同參與環境、人權以及和平運動為共同的目標。兩黨結盟的調查結果，百分之九十一的綠黨黨員及百分之八十五的聯盟黨黨員贊成兩黨合併。兩黨共同指出，他們有別於現實的政治理念和作風，因現實的外交政策將會導致國家的危險，並強烈主張國內的民主、社會及生態的休戚與共。兩黨共同主張結合全世界的民主運動，反對環境破壞、核子危險及人權迫害。

### 三、綠黨的政治理念

綠黨是由許多單一的生態團體結合成的一個政黨，大方向上雖以生態保護為目標，但在細節上仍有分歧，因此在組黨前的籌備會議中，曾經過一番激論與溝通，綠黨終於一九八〇年選舉黨綱中展現出一份寬容廣博的新政治(Neue Politik)理念<sup>26</sup>，並提出綠黨的政策是生態的(ökologisch)、社會的(sozial)、根本民主(basisdemokratisch)與非暴力(gewaltfrei)的四大原則。<sup>27</sup>

#### (一) 生態原則

綠黨四大原則之首乃生態學，也是綠黨的原始宗旨，以保護今人的自然環境免遭科技人為之破壞為訴求。然則這只是表面的生態學，在綠黨的理論與實踐之後，生態學已具有多重意義，有謂之

---

26 Hubert Kleinert, op. cit., p. 379.

27 Die Grünen, Das Bundesprogramm von 1980 (Präambel), (Bonn: o. J.), p. 4.

「鞏固生態體系」(Stabilität des Ökosystems)<sup>28</sup>，其範圍涵蓋甚廣，從自然環境到社會結構，政治經濟以及人際關係，乃至教育文化、精神心靈等，生態學的思想均被廣泛應用，「網狀結構的思考模式」使我們了解周遭的自然環境或人文環境都是環環相扣，如同生物的食物鏈般，有其秩序來互動循環，而緊密相連<sup>29</sup>。例如綠黨提倡軟性能源的開發，即因太陽、風、水等是自然循環的部分，而人類應與自然積極為鄰(aktive Partnerschaft mit der Natur)<sup>30</sup>。應用在經濟上，綠黨則強調非剝削性的模式，不願在有限的資源下追求無限的經濟成長。尊重個體的自發自主性，強調和諧的人際關係乃至國際關係，減低軍備量以鬆緩冷戰，支持第三世界切斷南北互賴關係以避免強國的剝削。證諸上述，生態學的思想是綠黨組成的動力，不但是其主要訴求，更以廣義的深層生態學思想成為其根本，涵蓋綠黨全盤的政治主張。

關於生態，綠黨的具體建議有：採取國際行動，聯合工業先進國共同阻止跨國性酸雨問題繼續惡化。要求立法限制廢氣排放量；資源、材料必須能再回收，不能回收的廢棄物應視為違法<sup>31</sup>；另外他們認為投資生態保護的計畫也能製造工作機會，解決高失業問題，提出縮短工時，以平均分攤工作與工資的方法來達到完全就業的經濟社會。對於南北關係，他們認為第三世界的農工業受制於外援及外債，於是向北方強國輸出其廉價的資源及勞力供強國生產工業品以償外債，但工業強國又向第三世界輸出昂貴的工業產品，於是外債越積越多，惡性循環不止。綠黨對這種剝削的解決方法則是要求強國實踐資源循環使用的生態能源政策，自主的再生循環得以運作，則強國就不會一味由弱國輸入資源；又建議透過國際合作幫助第三世界建立適當的勞力密集的科技，以自主自賴經濟來替代

---

28 Fritiof Capra / Charlene Sorelnak, op. cit., p. 34.

29 Berger, op. cit., p. 301.

30 K. Tempel, op. cit., p. 190.

31 Fritiof Capra / Charlene Sorelnak, op. cit., p. 38.

剝削式的輸出政策。<sup>32</sup>

## (二) 社會責任

社會責任意謂社會公義，平等及不受剝削的保證，尤其是弱勢團體、窮人、老人、婦幼、外勞的問題上，綠黨都有獨到的見解。在婦解運動上，綠黨著力最大，他們反對在法律或態度上對婦女在教育、工資、甚至政治予以不平等的歧視。關於墮胎問題，綠黨內也曾有多種看法爭辯，不過該黨在激辯後其正式立場認為墮胎應合法化，更重要的是墮胎必須安全，及足夠的醫護，政府甚至應對貧窮婦女的墮胎提供補助，致孕的男性亦必須共同負擔責任。然而綠黨並非支持墮胎，他們只從生態保育觀點考量，他們寧願以安全的節育方法來控制生育，僅把墮胎問題置於個人的境遇及經濟框架下，尊重個人選擇。<sup>33</sup>

在教育方面，綠黨反對菁英教育的明星學校，要求教育資源的平均分配，使區域性的小學校得以發展、學童不必每天遙遠的通勤上學，避免競爭壓力，以發展出健全人格。另外綠黨主張以社區資源保護照顧老人，並保障老人有一定的最低收入；對殘障者提供更多的教育和就業機會，在公共設施上增加便利傷殘人士的設計；亦要求修法不得歧視或排斥同性戀者。

綠黨認為德境內四百萬的外勞對德國的經濟奇蹟大有貢獻，故應平等視之。因此他們反對對外勞的工作年限及居留權設限，在各地地方選舉時甚至在政見上言明應給予居住一定時間以上的外勞擁有選舉權。<sup>34</sup>

## (三) 根本民主

根本民主意謂由下而上的決策方式，實現地方分權和直接民

---

32 Ibid., pp. 91-118.

33 Ibid., pp. 120-127.

34 Ibid., pp. 137-138.

主，取代之已久僵化、脫離民意的代議制度。綠黨的政策制定必經過黨員大會的投票，其組織避免官僚的層級構造，因此其監督委員任期只有兩年。綠黨尊重各地團體的意見，推展社區運動不遺餘力。綠黨參與式的民主，最有趣味的是在議會中使用的輪替制 (rotation)。由於德國選舉採用混合制，其中比例代表制的名單乃由政黨決定，綠黨的名單則常多出一倍，前一半的人當選，後另一半的人則以議員助理之名，待任期屆一半時，則替代前一半的人履行議員職務。這樣的做法是為了避免過久的任期使代議士與民意脫節。雖然這理想由於複雜的政治制度及其他原因而未有普遍的實施，但已見綠黨油然而發的草根性。<sup>35</sup>

#### (四) 非暴力原則

綠黨主張停止個人暴力或組織暴力，任何個體或團體加諸於其他個體或組織的暴力或壓迫都不應該。他們在文化上宣揚和平主義，在政治上反對黷武主義。綠黨要求政府不要發展核武，裁減軍備並退出北約，成為一個不結盟國家。基本上綠黨並不支持西歐的統合，因為他們擔心西歐統合之後會成為世界上第三個超級強權，亦不熱衷東西德的統一，他們認為勉強的統一不如放任德國各區域發展而成為許多小國。綠黨希望和第三世界國家合作，幫助他們走出貧窮的困境，免去被剝削的苦境，和日盛的動亂，以期達到一個和平、平等與和諧的世界。

#### (五) 和平政策

綠黨的和平政策源於新政治原則中的非暴力原則，且為積極面的實踐。綠黨反對發展核武，反對歐洲統合與德國統一，綠黨的思考是：首先西德裁軍，再退出北約而成為一個不結盟的中立的國家，屆時西德便成為只具備防禦性武器的區域；再漸次宣布成為非武裝區，最後整個德國只需要依靠社會防禦 (Social Defense) 來防

---

35 Ibid., pp. 4-48.

衛自己<sup>36</sup>。

綠黨社會防禦的概念深受甘地、梭羅、金恩博士等人的影響。它是經由積極、非暴力不合作等方式，保護人們不受外國和內部的攻擊。它包含了大規模象徵性的活動，如：消費者與生產者所做的聯合經濟抵制。各團體的社會與政治抵制，讓各種公共設施作超過負擔能力的事，或以怠工發起阻礙行動，故意無效率、相應不理及其他社會部門種種不順從的行動<sup>37</sup>。

傳統的防禦政策會讓武裝入侵者在戰場上付出極高的代價，而社會防禦則使入侵者在佔領時付出難以接受的代價。一九二三年法國與比利時聯軍佔領魯爾區，當地人民曾做過有效的非武裝反抗。與武裝抵禦的方式相較，社會防禦需要更多的勇氣、更堅毅的個性，以及更願意把個人利益放在整體利益之後。此種概念要求人們跳脫「自我為中心的思考模式」，且需要和相近團體組織緊密結合，才能在短時間內進行非暴力的反抗行動<sup>38</sup>。

## (六) 經濟政策

在全球各國致力於經濟成長與工業發展的同時，綠黨卻認為不論任何派別的經濟學者都普遍缺乏生態學的觀念，因為他們沒有體認到經濟乃是整個生態與社會脈絡的部分，總以高度「效率」、「生產力」、「國民生產毛額」等理論模式來描述經濟問題；卻忽略了經濟活動的社會和生態成本。這些成本可能內化而加諸在社會的每一個體身上，造成無可計算的損失。綠黨指出，整個世界都迷信成長，不論是國家所有制或私人跨國企業，兩者皆致力於工業成長與硬性科技，造成中央集權與官僚的控制。相對於此，綠黨提出動態成長的觀念<sup>39</sup>。從生態脈絡上建立其思考模式，生態系統非直線性的，人與社會組織，人類與他類賴以生存的生態系統是一直互

---

36 Ibid., pp. 71-72.

37 Ibid., p. 72.

38 Ibid., pp. 72-73。

39 Ibid., pp. 92-93。

動不斷的。

對於失業的問題，綠黨提出「完全就業的經濟」。他們認為目前過份依賴能源和自然資源，資本多投注在資本上而非勞力上，不但忽視了人力資源的培訓，也容易產生通貨膨脹及高失業率。解決的辦法是藉著縮短工作時間和再聘失業工人以重新分配工作。同時也須重新調整生產方式<sup>40</sup>。工作也得重新定義，它不只是個人的物質生活與自我發展，每個人在工作之餘必須多花時間在家庭及親人身上。

此外，生態投資方面綠黨也有具體建議<sup>41</sup>：（一）軟性能源的發展。（二）垃圾循環再處理。（三）水資源管理。（四）鼓勵生態農業，使鄉村地區恢復活力。（五）改變房屋政策、對地價採取管制。（六）交通方面則降低大眾運輸的票價，改進捷運系統，鼓勵步行與腳踏車、儘量避免行駛汽車，停止增建高速公路與機場。

## 四、對德國政治文化的影響

### （一）直接民權

綠黨重視地域政策，行根本民主與黨內民主。在重視地方政治方面，由於普遍民眾關切的環保問題是地方政治的一大重點，綠黨以環保黨的態勢提出環保政策，並力求貫徹之，如此滿足地方民眾之需求，因而獲得廣大的民心，所以在地方或邦民意機構的選舉，對生態環保意識高張的綠黨及綠色行動團體而言，通常是較有利的。再者由於綠黨乃是由社區運動展開，有其草根性存在，地方組織即是其發展的最基本支持力量，因而地方組織變成其最重要

---

40 資本社會的大公司大工廠使人疏離，生產線上的工作方式機械化且千篇一律，扼殺了個人的發展與創意，所以鼓勵五至十人的小型企業，可以依據其自我組織與自我決定。

41 See Fritiof Capra / Charlene Sorelnak, op. cit., p. 103.

的基本組織，不可謂不重視。因而在其黨綱中便強調「根本民主」(Basisdemokratie)，即實現分權、直接之民主政治，重視基層組織自主與自治，提倡地區人民以公民投票方式履行自決權(Selbstbestimmungsrecht)<sup>42</sup>。並強調黨組織應確保基層黨員監督從政黨人、黨籍議員及黨機關之權利。

綠黨所注重的基層民主原則，其所指的是地方分權和直接民主更充分的實現。綠黨提出「基層的決定永遠居於優先地位」，黨組織結構以「去中央的分權」為思考(dezentrale Organisationsstruktur)<sup>43</sup>。基層單位像地方社區或行政局有進一步的自主權；城鎮、邦、或聯邦可以採取公民投票來決定重大計劃；該黨黨員能夠主導黨幹部、黨代表、與黨機關等。是故，綠黨本身的主要的功能便是在於進入城鎮議會，縣市議會、或邦、或聯邦充當人民政治運動的喉舌，以及向基層傳遞來自各級議會的訊息。<sup>44</sup>

## (二) 反對寡頭領導

綠黨在地方、縣市、或邦黨部都有組織與黨綱上的自主權。綠黨在全德之組織由下往上層區分為：地方黨部(Ortsverbände)<sup>45</sup>、縣黨部(Kreisverbände)、區黨部(Bezirksverbände)、邦黨部(Landesverbände)及聯邦黨部<sup>46</sup>。綠黨組織層級之劃分雖同於他

---

42 See Die Grünen – Bundesgeschäftsstelle, Satzung der Bundespartei Die Grünen, (Stand: Januar 1983, o. O. u. J.), p.1.

43 K. G. Tempel, op. cit., p. 183.

44 Dieter Salomon, “Politische Ziele oder Bekenntnisse mit Demonstrationsscharakter. Über die Orientierung der grünen Basis an symbolischer Politik”, in W. Thaa/D. Salomon/ G. Gräber (eds), op. cit., pp. 54-56.

45 只要七位黨員以上即可組成地方黨部。

46 聯邦黨部(聯邦級層黨組織)設有聯邦黨員大會(Bundesversammlung)；聯邦主要委員會(Bundeshauptausschuß)；聯邦執行委員會(Bundesvorstand)；聯邦仲裁法庭(Bundesschiedsgericht)及最高仲裁法庭

黨，然而該組織人事上卻有別於他黨之特點，在其設計中即指出：邦黨部及其下級組織之機關部門則由邦黨部黨章之規定之<sup>47</sup>。

政策之形成採「由下而上」，希望透過協商的方式在黨內形成共識，反對採用多數決解決爭議。透過對於黨員大會、黨行政組織以及議會黨團的職權設計，很明顯的，相較於其他既有政黨的組成，綠黨的黨員，黨工及議員在黨內的角色地位有很大的不同。同時因為其主張全民政治，希望其黨意即是民意的直接表達，黨內的決策是透過黨代表大會的全體一致決議通過而形成，反對採用相對多數的表決通過，而希望透過協商的方式，在大家取得共識與相互的妥協之後才做成最後的決議，不希望抹滅的任何一人的意見與主張，或以多數暴力來制約少數，是一種對屈服於傳統政黨權威的反制。

在黨大會的討論過程中，綠黨強調「共識主義」。<sup>48</sup>在原始構想中，綠黨大會必須使所有出席人員皆能暢所欲言，且相互說服，以便在最大的共識基礎上，提出黨的決策方針。不過，如果某一議案始終無法得到共識，綠黨亦不排除以投票表決的方式來解決歧見。但是綠黨堅持無論正反意見，皆必須得到絕對多數的支持方式始被接受。絕對多數的標準視個別議案而有不同，有些議案要求出席人數的 2/3，有些則高達 9/10。觀其用意，不啻希望所有決策儘可能地在最大的民意基礎上定案。

一如黨行政組織，各級議會黨團也只是黨員大會的執行機

---

(oberstes Schiedsgericht)；參見 K. G. Tempel, *op.cit.*, pp. 181-182.

47 Ibid., p. 183.

48 綠黨強調，少數人的觀點不可被排除於政策內容之外，因此，所有議題都必須被充分的討論溝通。理想上，所有議題應在出席人員皆無異議的情況下，方停止討論，這就是所謂的「共識主義」(consensualism)。參見，林聰吉，「歐洲新政黨組織結構之探討 -- 德國綠黨的案例」。法政學報，(台北：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一九九三年七月，第一期)，頁 189-190。

關。綠黨議員與其選民的關係是一種命令之委任(imperative Mandat)。理論上<sup>49</sup>，黨團本身並未被賦予任何決策權力。綠黨禁止黨籍議員同時兼任黨內其他行政組織之職務。綜合上述可知：綠黨加諸各級議會黨團的限制，其意仍在防止議會黨團有寡頭擅權的傾向，進而取代草根群眾，而成為黨內決策的主導者。綠黨此一**反菁英主義**（anti-elitism）的意圖一再反映在其內部對黨行政組織及議會黨團所設計的制度化約制。由於現代政黨的組織中，最易形成黨內寡頭集團的即是黨內行政人員及黨籍民代，尤其隨著黨組織的膨脹以及政黨選民基礎的增加，此一寡頭的傾向議會隨之增強。無疑的，自詡唯一新政黨，綠黨正有意擺脫一般政黨的寡頭鐵律（Iron Law of Oligarchy / Parteienoligarchie）。

另外要特別提及的是，綠黨的黨籍議員在議會上對事情的判斷與意見的表達，其自主性的問題乃繫於「命令之委任」。而這個「命令之委任」卻違背德國《基本法》第三十八條第一項之規定：「聯邦議會議員……係全民之代表，不受任何指令之約束，只依順其良心。」雖然綠黨的「命令之委任」有違憲的情形，但基於對代議政治的不信任，綠黨仍認定：該黨籍議員必須服從黨最高機關

---

49 命令之委任，意指受選民託付、出任民意代表者（議員）非依自由意願，而須接受黨之指令以行使職權。有關代表之性質，約略可分為二種：委任代表說（Delegated Theory）：即僅在轉達選區人民之希望，而不必考慮其本人自己意見為何。反之，如使代表自認應當本諸其自己之良心，以做成自己之判斷，為全體國民之最佳利益而投票者，則為法定代表說（Theory of Virtual Representation）。另有國家機關說（Theory of State Organ）認為國民與議會兩者均係同屬憲法所創設之機關，均係根據憲法之規定以行使職權，因之國民與議員並無所謂代表關係，視為對於代表權學說予以根本之否定。參見曾繁康，比較憲法，（台北：三民書局，1983年7月），頁194-199。

之決議。<sup>50</sup> 這顯然使得綠黨籍民意代表無法自主地行使職權，也是綠黨的另一特點。

### (三) 輪替原則

鑒於「直接民主」的眾人政治只存在於概念之中，在歷史與現實尚有實踐的困難，遂有了「政黨」與「代表」的存在必要，然而在古典的理論中，這種具有被委託的「政黨」與「代表」與眾人之間有著連帶的關係，而就權利面的運作分析，這種「眾人」、「政黨」與「代表」之間的連帶關係，就實質面來看卻往往流於「政治剝權」的關係。所以綠黨以其首創的議會議員輪替制，和依其根本民主的原則強調命令的委任關係，要求黨團僅能依黨員大會的決議在議會中行使職權，禁止黨團有自行決定政策的權力，是一種對代議政治的直接反制。

綠黨各級議會黨團採集體領導制，並設有三名職權相等的發言人對外代表黨團。其次，黨籍議員所領到國家發給的薪資，亦僅能比照專職黨工，領取相當於一般技術工人所得的金額，餘額均必須歸公。<sup>51</sup>

各級議會的黨籍議員皆採「輪替原則」(Rotationsprinzip)。以四年一任的聯邦議會議員為例，獲得當選的議員，必須在就任兩年後辭職，並由另一位預定的黨員繼任餘下的兩年任期。這位接任的黨員在頭兩年會先在黨團擔任助理工作，以協助及熟稔議會事務，二者的薪資報酬及黨內地位均完全相等。

對於各級選舉的候選人及輪替繼任者，綠黨事先皆透過民主程序來擬訂名單。其甄選標準並非個人才能或政治經驗，而是著重於性別的平等及弱勢團體的代表性，甚至某些未具黨員身分的人士，也會被綠黨列入名單之內。此外，為了貫徹輪替制，凡是擔任

---

50 葉陽明，西德政黨論，（台北：黎明文化，一九九〇年），頁 269；及綠黨黨章第五條第二項。

51 林聰吉，前揭書，頁 191-192。

過議員者，皆不得再尋求另一次任期。

綠黨採用輪替原則，其輪流改選、罷免和禁止兼職等規定中顯示，綠黨試圖實現黨領導階層人事上之民主，並嚴格界分執行、議事、監督三權。並對其黨籍議員要求為「命令之委任」以拉近「代表」與「民意」之間的落差。<sup>52</sup>

#### (四) 抗爭的正當性

綠黨將體制外的活動帶入議會，並對代議政治提出質疑。在一九八〇年代初期，綠黨甫進入各級議會之際，綠黨議員即時常以各種突兀的手段來干擾議事，凸顯訴求，並視社會運動為黨的主要策略。這種社會運動包括幾個特質，例如，常是因應單一的事件而發（event-generated），所以所提出的訴求往往是在短期內所凝聚而成，並且循攤牌式的邏輯（confrontational logic）提出：黑白分明，不容討價還價，要求對方立即回應<sup>53</sup>。具體的手段則是示威、靜坐、或採激烈的議事杯葛等方式，綠黨謂之「對基本原則的必要維護」<sup>54</sup>。這是由於其受到哲學家馬庫色（H. Marcuse）的影響，主張抗爭的合法性（Widerstand legitim）<sup>55</sup>，肯定了在某些狀況下抵抗政府諸手段的正當性，並且肯定：人民在權威者脫離他們控制的時候得以保護自己的重大利益。<sup>56</sup>

綠黨黨綱序言提到「我們是至今現有政黨的另類選擇」，由《綠黨聯邦黨綱》的要點觀察，綠黨並非一純生態環保黨，而是一個自生態環保基本立足點出發，以國家社會、政治、經濟、勞動各方面之理念與主張向朝野全民作訴求，並提供選民作抉擇的政治行

---

52 K. G. Tempel, op.cit., pp. 182-183.

53 林聰吉，前揭書，頁 196。

54 K. G. Tempel, op.cit., p. 191.

55 Ibid.

56 參見詹益弘審譯，何雅國覆校，麥克倫泰著，青年造反哲學的創始人--馬庫色，（台北：結構群出版社，一九八九年五月）。

動團體<sup>57</sup>。同時由於綠黨主張其為由後物質主義價值系統主導的新政治議題的政黨，所以對國家的經濟與勞工政策、外交與和平政策、自然與環境政策、以及個人與社會作了廣泛的建議。這些建議是其政策的形成基礎，也都發源於其政治理念的四項基本原則：生態原則、社會原則、基層民主原則、與非暴力原則<sup>58</sup>。但由於綠黨在國會議席總數上仍為少數，只能在特定的議題上發揮功能，所以使用階段性的策略來贏得選民的支持，與鎖定特定的階段性目標，成為綠黨的運作方式，例如一九八三年針對失業與社會福利議題提出「有意義的工作與團結共同生活」的《即時綱領》，一九八六年的《選舉綱領》則提出「退出北約」以及「反核」為主要訴求；一九九〇年則為最令人爭議的「反對兩德統一」之主張。

### （五） 組成份子年輕化

一般來說綠黨成員的結構較其他政黨更趨多元而複雜，這由其黨史的發展可尋得其脈絡。並可由其入黨條件觀察到其原因，就其入黨條件的寬鬆可見，凡是認同綠黨之原則與政綱、且為加入他黨的德國人皆可成為綠黨的一份子。就其黨員的結構（包括一般黨員、黨籍國會議員、黨內菁英份子）分析：就性別分析：綠黨成員中女性所佔比率偏高。一九八五年黨執行委員會與國會黨團成員中，女性佔百分之三十三；一九八七年當選的綠黨議員（四十二人）有半數以上是婦女。此一現象使綠黨被譽稱為「對女性最友善之政黨」（frauenfreundlichste Partei）<sup>59</sup>。綠黨以教師、婦女、學生為其主要成員。與其他政黨比較，就上述綠黨的黨員結構分析來看，綠黨的組成份子較其他政黨年輕，尤其其職業背景與學歷多偏重於教師、婦女，學歷也以受過高等教育者為主，出身背景多為中產階級家庭。（參見下表：綠黨黨代表職業結構）

---

57 See K. G. Tempel, *op.cit.*, p. 190; Die Grünen, *Das Bundesprogramm*, (Bonn: o. J.), p.4.

58 K. G. Tempel, *op.cit.*, pp. 190-191.

59 *Ibid.*, p. 184.

表四： 綠黨黨代表職業結構

| 職業            | %  |
|---------------|----|
| 教師，教授         | 25 |
| 商人，職員，自由業     | 8  |
| 社會和經濟學者，人文科學家 | 8  |
| 專門技術，服務業      | 6  |
| 法官，律師，公務員     | 6  |
| 醫生            | 6  |
| 學生            | 6  |
| 記者            | 5  |
| 護理人員          | 4  |
| 其他            | 4  |
| 工程師，自然科學家，建築師 | 3  |
| 家庭主婦          | 3  |
| 農漁牧業          | 2  |
| 勞工            | 2  |
| 退休者           | 1  |
| 失業者           | 1  |
| 神職人員          | -  |

資料來源：H. Fogt, “Die Mandatsträger der Grünen. Zur sozialen und politischen Herkunft der alternativen Parteielite”, in: *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 (B11/86 vom 15.3.1986), p. 21; 許仟，*歐洲各國政府*，頁 208-209。

就年齡分析：黨員（尤其是黨籍國會議員）年紀較輕，多數來自政治上的新生代。黨籍議員半數以上係屬於六、七〇年代抗議運動及「國會外之反對黨」(Protestpartei)時活躍的年輕一代。就學歷分析：黨籍議員大多數擁有大學畢業的學歷，且其中大半修習人文社會學科及教育學。就職業與家世背景分析：黨內的菁英份子絕

大部分出身於中產階級的家庭（及家庭以獨立業、自由業、公、教、務農為主要生計者）。從其議員和黨執行委員觀察：三分之一以上係擔任教職（教員、大學教授、助教）；百分之十至十四為失業、無正規職業或在學者；百分之八為經濟社會學家及人文學家；從商者及職員階級者也是佔百分之八，律師、法官及行政人員與大學生及醫生都為百分之六；新聞從業人員佔百分之五；所佔比率偏低的行業或社會階層則為勞工、農漁牧業及退休者。最後就其宗教信仰分析：綠黨成員中教徒比率較其他政黨為少。黨籍議員的四分之一無宗教信仰。教徒中信奉新教者佔百分之六十弱；信天主教者僅佔百分之十二。綠黨人士中的天主教徒為數雖少，但天主教會基於反對暴力與戰爭之立場，積極參與且支持綠黨所主導的「和平運動」。所以透過對於黨員大會、黨工的權利義務規範以及議會黨團的職權設計，很明顯的，相較於其他既有政黨的組成份子，綠黨的黨員、黨工及議員在黨內的角色地位也有不同。

#### （六） 改變德國政黨政治鐘擺結構

德國聯邦議會選舉中，無一黨能獲得絕對多數，故大黨聯合小黨執政係屬必要。國會中黨政勢力趨向集中，朝野雙方之權力分配較為均衡，造成政治穩定。兩大黨勢均力敵，第三強之小黨則扮演所謂「天秤上小法碼」之角色。綠黨將德國政黨政治生態由二又二分之一個政黨政治，變為二又兩個二分之一個政黨政治。在獲取民意代表議席的進程上，綠黨的實力甚至排擠了向來以「第三勢力」自居的自由民主黨，自此起儼然扮演自民黨之「鐘擺政黨」角色。一九八三年三月第十屆國會大選中，綠黨以百分之五點六的獲票率，終於順利進入聯邦議會，組成擁有二十七個席位的黨團。綠黨進入國會後，國會結構及權利關係隨之而明顯改變，聯邦議會原有三個黨團，由於綠黨的加入而增加為四；至於國會內部之權利關係，則呈現基督教政黨(CDU/CSU)結合自民黨(F.D.P.)與社會民主黨(SPD)結合綠黨之兩黨聯盟對峙的局面。

表五： 德國國會主要政黨選舉統計表

| 選舉<br>時間 | 基民/基社黨 |          | 自由民主黨 |          | 社會民主黨 |          | 綠黨/九〇 |          |
|----------|--------|----------|-------|----------|-------|----------|-------|----------|
|          | 得票率    | 議會<br>席位 | 得票率   | 議會<br>席位 | 得票率   | 議會<br>席位 | 得票率   | 議會<br>席位 |
| 1983     | 48.8%  | 244      | 7.0%  | 34       | 38.2% | 193      | 5.6%  | 27       |
| 1987     | 44.3%  | 223      | 9.1%  | 46       | 37.0% | 186      | 8.3%  | 42       |
| 1990     | 43.8%  | 319      | 11.0% | 79       | 33.5% | 239      | 5.0%  | 8        |
| 1994     | 41.4%  | 294      | 6.9%  | 47       | 36.4% | 252      | 7.3%  | 49       |
| 1998     | 35.3%  | 245      | 6.2%  | 43       | 40.9% | 298      | 6.7%  | 47       |

資料來源：K.-R. Korte, *Wahlen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Bonn: 1999), p. 62, p. 68.

一九八七年一月的聯邦眾院選舉中，綠黨更以百分之八點三的獲票率，將原有的二十七個席次提高到四十二個席次。所以，在西德政黨體系中，綠黨已經足以成為國家的第四力量，構成西德政黨體系的一大轉變。一九九八年聯邦眾院選舉綠黨更與社民黨共組聯邦政府。自從一九八三年綠黨進入聯邦眾院以來，秉持自主的生態理念問政，形象鮮明，不但打破德國傳統的兩個半政黨體制，成為政黨體系固定的成員，而且也改變大部分選民偏向兩大黨的情勢，一般選民的政黨認同遂日趨分散，使得德國的政治發展更顯得多元化。

## 五、 綠黨的困境與限制

### (一) 根本民主的困境

理論上綠黨在其組織結構為一追求實踐根本民主、分權、直接民主政治的設計，因而在其結構上顯示了：參與度高的草根民

眾、提供密集且面對面溝通機會的各級黨員大會，以及無權但能忠實執行黨員大會決議的黨行政組織及議會黨團的特徵。<sup>60</sup> 對於綠黨黨員而言，黨組織是一個具高度開放性（openness / Offenheit），且強調水平式協調動員（horizontal coordinated mobilization）的機制。<sup>61</sup>但是自一九八〇年綠黨成立以來，卻由於綠黨的草根群眾參與度不高且流動性太大；黨員大會的決議往往缺乏明確性；各級黨行政組織黨工流失的種種不利現象。其中最重要也影響最大的是，在綠黨正式參與政黨政治的議會政治的運作後，綠黨的議會黨團已經逐漸被「議會化」，同時也逐漸遠離了草根群眾的控制，與原始設計的根本民主漸行漸遠。甚至可以說，綠黨的議會黨團實際上已不再是一個他們所標榜的「新」政黨，而是一個結合了「新」社會運動的「舊」政黨，又淪於「既有政黨」的窠臼中。

而根本民主實踐之困難，最主要在於因其組織及運作方式之設計並不易形成決議所造成。綠黨的黨員大會強調共識主義，但這樣的理想卻使得絕大多數的黨員大會充斥著無休止的討論，而難以獲得決議。而且縱使黨員大會最後企圖以訴諸表決的方式來達成結論，但因絕對多數決的限制，卻使得大多數的議案因無法得到高標準的絕對多數支持，而仍然得不到具體的決議。<sup>62</sup>而且，即使黨員大會能以表決的方式達成決議，但由於黨員大會強調討論及相互說服，因此大會往往曠日廢時。但由於與會者可能只是特別關心某一議題，或是限於個人時間的安排，無法全程參與大會討論，使其決議的正當性引起諸多質疑。此外，也因為綠黨對黨員的認定並不以正式的入黨程序為準，許多非黨員亦可參加黨員大會，也會造成大會決策過程的不確定性，也使得綠黨根本民主的實踐遭到質疑。

再者，由於綠黨在長期投入議事後，以及綠黨在一九八〇年代中期以後，綠黨逐漸於各級選舉中獲得更多的選票，議會中的綠黨議席日益增多，綠黨黨團原有的定位及運作方式也隨之變質，逐

---

60 參考林聰吉，前揭書，頁 198-199。

61 同前註。

62 同前註，頁 193。

漸調整自己的角色。最後，綠黨的草根群眾逐漸無力控制議會黨團，使得議會黨團在綠黨內成為一個獨立行使職權的小團體，但也因逐漸遠離綠黨的原始理想，造成黨內的分裂。<sup>63</sup>

## (二) 黨內的整合與分裂

綠黨由於其「反對所有」之性格，難以提升其政治層次，同時也造成黨內的分裂。綠黨同時於議會內外貫徹重大之主張，在議會裡謀求關鍵問題的解決，並且繼續在街上加強抗議行動。議會不是目標，而是策略的一部分，可見其反對黨的性格。<sup>64</sup>綠黨實乃**反政黨之政黨**(Anti-Parteien-Partei)。<sup>65</sup>

但也有另一派主張於一九八五年六月，綠黨在哈根(Hagen)召開臨時聯邦黨大會，討論未來黨政路線的議題。大會以多數通過一項「准許與其他政黨合組聯合政府」的提案，並指出：「對綠黨而言，從扮演反對黨到獨黨執政乃議會政治中天經地義者。吾人拒絕自限於反對黨，因為此種做法及表示情願讓政治敵手執政。但惟有當重要政治範疇內的要求（如：退出核能、裁減軍備、終止環境破壞、厲行社會政策、解決失業問題）得以貫徹之時，吾黨始容納他黨，或接受聯合執政之建議。」<sup>66</sup>可見綠黨致力的目標已從僅是消極反對政府的政策，轉變為更欲積極地掌握執政權以落實政治主張。在特定政治條件齊備下，該黨同意與他黨聯合執政，也為統一後綠黨與九〇聯盟的合併結果做了事前的暖身運動。

但也因為此項改變，有人開始懷疑綠黨原始反對權威的目標與反對代議政治的性格。不免質疑綠黨的理想性格，究竟是綠黨修正了傳統政黨政治，亦或是被傳統政黨政治所修正。同時也因為綠黨內部對參政理念的差異，黨內的派系分裂便更加的明顯且惡化。

---

63 同前註，頁 196。

64 H. Kleinert, op.cit., p. 379.

65 Ibid., p. 52.

66 葉陽明，前揭書，頁 264-265。

由於綠黨成員結構較其他政黨更多元且複雜，尤其入黨條件寬鬆，致使綠黨內部產生結構的複雜性，其黨內約略可分為「基本教義反對派」(Fundamentaloppositionellen; Fundis)與「現實政治派」(Realpolitiker; Realos)兩大派系。若再加以細分又可見到生態社會主義派(Ökosozialisten)、傳統社會主義派(traditionelle Sozialisten)、生態自由派(Ökoliberale)、價值保守派(Wertkonservative)、單純生態派(Nur-Ökologen)、非生態決擇派(Nicht-ökologische Alternative)等。<sup>67</sup>上述綠黨各派並非均勻的分散於歐洲議會、聯邦議會及各邦議會之內，各派彼此的對立和衝突自有強度的差異。而黨內的分裂與衝突，甚至於退黨的情形，也曾嚴重的導致綠黨在聯邦眾院的得票率降低。在地方選舉中，綠黨不限與社民黨合作，因地區需求不同與政治訴求不同而也常與基民黨或自民黨合作。

### (三) 選票的流失

一九八三年綠黨以黑馬之姿跨過百分之五的門檻進入國會之後，連續在八四年(歐洲議會選舉)、八七年(聯邦議會選舉)、及八九年(歐洲議會選舉)的各項大選中以穩定成長的得票率(8.2%，8.3%，8.4%)扮演德國政治中令人不可輕忽的第三勢力<sup>68</sup>，甚至在歐洲議會中與比、荷、義三國綠色政黨的議員組成彩虹黨團<sup>69</sup>，使生態運動的政治化達到高峰。然而在九〇年的德國大選中，綠黨的得票率竟然降到百分之五點，險些未能通過門檻<sup>70</sup>。統一後東西

---

67 K. G. Tempel, op. cit., p. 186.

68 Leske+ Budrich, Opladen. Parteien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Thüringen: Alf Mintzel/Heinrich Oberreuter, 1992. p.p.328-329.

69 吳東野，「歐洲議會彩虹黨團的誕生--兼論西歐各國綠黨的形成與演進」，問題與研究，(台北：國關中心，一九八六年，第二十五卷第八期)，頁 77-90。

70 究其原因為九〇年大選之德國政治氣氛，「統一」為單一訴求，凡支持統一或對統一有貢獻的黨，選民均樂於支持，而綠黨一向予人印象不熱衷統一，是統一大業的局外人，因此而失去其部分票源。

德綠黨積極整合，並與九〇聯盟結盟，於一九九四年與一九九八年大選中分別獲四十九與四十七席次。由於生態運動自八〇年代後已逐漸成為全世界人類的共識，綠黨所提的各項訴求漸為人接受成為普遍的價值觀，而大黨也趁此吸收掉綠黨的訴求，執政黨更借行政權位制訂環保政策，例如基督聯盟與社民黨均增訂環境保護政綱，強調珍惜環境，提倡研發避免破壞環境的科技，因此綠黨獨佔的選民市場便被瓜分，只能維持小黨的身分；然統一後綠黨在選舉中與社民黨積極配合，終於聯手進入政府組閣，今日施洛德(Gerhard Schröder)政府中，綠黨的費雪(Joschka Fischer)任外長，特立廷(Jürgen Trittin)為環保部部長。尤其費雪在就職後一百天的民調中已顯示，對其施政滿意度高達 63%，受訪者發現費雪在外交事務上「自學能力」極強，並認為其外交政策將可帶領德國躋身「人道的世界強權」(humanitäre Weltmacht)的國際地位。<sup>71</sup>

## 六、結論

### (一) 柔性的取向

二十世紀曾是馬克斯主義與資本主義對立的時代，不論是個人或群體、唯心或唯物、自由放任或統一管制，每個範疇都是左派與右派決戰的議題。然而，進一層思考卻又發現兩者皆欲支配他人的意識型態，也因為雙方不斷加重污染與從事核武的競賽，也都有不寬容的特質。綠色運動試著超越此二種父權式的、陽剛價值觀的論調，而同時與左右對立。他們高喊其「非左派、非右派，而是前進派」。前進派意謂超越固有的意識型態及現有體制，重新訂立一套「陰性」、「柔性」的價值觀；亦即以合作代替支配，權力分散取代權力集中，共生而非掠奪的一套概念<sup>72</sup>。綠黨的基本理念中所提倡的兩性平等，婦權提昇，照顧老弱幼小的社會責任，非暴力的

---

71 Der Spiegel, Nr. 5/1.2.1999, (Hamburg: 1999), p. 25.

72 Fritiof Capra, Charlene Sorelnak, op. cit., p. 6.

和平政策，與第三世界國家合作等理念皆顯示其所具有的柔性取向。

## (二) 全盤思考的模式與價值體系的再定位

綠黨以生態學貫穿了綠黨的所有理念，其在綠黨的政治學裡有多重意義，所考慮的不只是維護現狀或修補現狀，因為這只是環境保護的目標。「深層生態學」所探究的是自然界相互關聯的繁複網路，並將之運用到人與自然的互動關係，強調週遭的生態系統與人類息息相關，人與大地是互相依賴的更深一層，社會上的結構和人的互動也是諸多網路所構成。以往我們將人的實體做為概念化的基礎，蓋為自然世界是互不隸屬的部分且按次序組合而成的集合體<sup>73</sup>。但生態論者以深層生態學為各系統乃是完整的群體，從最小的細菌到人、動物、植物，從家庭、社區、到社會都有其完整性，但又連鎖在一起。故社會問題、生態問題、經濟問題必須通盤考量，也就沒有孰先孰後之爭。而且以生態學的觀念可以運用在各個領域，更加強其理論的適用性。

檢視過綠黨的基本理念後可以發現其開拓了人類思考的另一面向，在其架構中許多約定俗成的觀念，均重新定位以適應它全盤的思考。

在政治上及國家上，國家垂直性的（vertical）統治應由橫的區域化、主權在民化的組織取代，強調地方主義（localism）、民粹主義（populism）式的全民參與，否定已經僵化的「代議制度」。綠黨在黨內的結構方面也與一般政黨不同，沒有官僚的階級構造，只有全體的參與。

經濟上不追求全面成長，而給「工作」重新下定義，它即是一種自由、自我決定的活動，也是人們自我發展的一種可能性，與工業社會中大家求競爭、為名利的想法迥異。人也必須從過度的物

---

73 Ibid., pp.34-35。

質中解脫出來，恢復自然、簡樸、自足、有尊嚴的生活<sup>74</sup>。這樣的價值體充分顯示了綠黨在後工業時代極前瞻、具創造性的表現。

綠黨的理念除了上述特質外，還有一相當重要且予以對手打擊理由：矛盾與衝突。綠黨的非暴力原則同時反對個人及組織的暴力，可是它又主張人民有反抗權，可以不遵守法律，因為法律是不義的媒介，可以打擊它，與之對抗<sup>75</sup>。所以綠黨主張的非暴力抵抗與不合作方式往往會轉化為暴力的示威遊行。

社會責任中，綠黨極關心窮人與工人，但實際上勞工們並不領情，因為就業機會對他們來說遠比生態問題來得迫切。綠黨即使有全盤的思考，遇到如此現實的問題仍是束手無策。對於第三世界提供外援，但又希望他們能降低對世界市場的依賴，實不可行，因為第三世界就此陷入了依賴的惡性循環中。

### （三） 新政治文化

從綠黨形成的背景及投入選舉化的政治化過程可見，環保意識的普遍化之後，綠黨這類走在時代尖端的先鋒，其推廣生態保育理念的功能不復存在意義，然德國綠黨的政治理念與其在組織結構的設計，確實對傳統政黨政治帶來新興的政治價值觀與衝擊，特別是綠黨所強調的根本民主和結合新社會運動而提出的一些主張，在在顯示了其在組織與策略上與傳統歐洲民主國家的政黨的不同點。其中可由綠黨在實踐其根本民主的原則下，對其黨組織的運作所設的許多規定中察覺到其對代議政治的批判與反省；像是其決策的形成追求「共識主義」，盡量避免運用以投票表決的方式來解決歧見，和對議案設絕對多數的通過標準的限制，即是對表決制度可能產生的多數暴力的一種反省。另外像是黨籍議員採「輪替制」，和規範其綠黨議員與選民的關係為一種「命令的委任」，則是顯示出對代議政治的不信任。這一點啟示，更是直接指出了現當代議政

---

74 司馬文武，「綠色德國帶給世界的希望」（台北：文星雜誌社，1986年10月），頁78。

75 同前註，頁80。

治為特定階層的代言人而非全民的代言人的缺失，更是間接指出了政黨或許只是某些既得利益者的追求其利益的途徑，而透過代議政治予以合法化的弊病。因此綠黨除了規範其黨籍議員的角色地位之外，更在其行政組織的設計上和對議會黨團設下權力運用的分權設計，即是對傳統政黨落入「寡頭領導」的現象提出批判。以實踐和推動根本民主，而這正是一般傳統政黨所難以實踐的。

德國綠黨的成功案例，除了對德國本身的政黨政治帶來新的政治價值觀外，更因此而使其政治理念擴及全球，如今世界各地都分布有生態團體，在議會中或在組成社團扮演著監督並影響執政者的環境政策（以及婦女政策、弱勢團體的政策）的角色。同時在一九八七年的歐洲議會中形成彩虹黨團，代表著一股新興勢力的興起，顯示生態時代的來臨。

綠黨自八三年以來至今，已經累積有十多年的經驗，其在政治發展上的困境如今一一浮現：像是行根本民主，致使在決策民主化與決策效能間產生取決的兩難，以及因其「反對所有」之性格，難以提升其政治層次，連帶造成黨內的分裂的發展困境。再則如今其形成的環境因素已改變，以及政策紛紛為大黨所吸收，均成了現今綠黨發展最大的難題。

儘管綠黨現今面臨著發展的瓶頸，但是綠黨所帶來的啟示，以及對傳統政黨政治所提出的修正與建議，仍有其特殊的價值，正可作為人類發展民主政治的寶貴經驗。尤其是對代議政治的反省與對全民政治所規劃出的藍圖，正是對現今代議政治所來帶的社會資源分配不公平的現象的最大批判。或許現今綠黨全民政治的理想藍圖仍有其實踐的困難，但是透過科際整合，以及根本民主理念的推展，和人民積極的參與政治活動的認知，全民政治的理想仍有其實踐的可能性，則社會資源的分配將可達到最大的公平，執政者的政策也更能接近全民的期望與利益。

綠黨在德國或是歐洲其他地區的興起，是有其特殊的背景、歷史、文化的、民族性的與經濟性的因素。但是綠黨在今日世界中有其普遍訴求的一面，它把社會運動和政治運動有效地結合在一起，它對參與式民主，後工業社會的問題，以及經濟無限成長的不

可能性，都提供具有啟示性的理論。對於各種社會政治問題都提供了一新面向、新取向、新的價值觀。它融合理論與實際為六〇年代以來的各種運動，找到一個統合與發揚的機會。也使這個缺乏出路的現代社會，找到許多可能性。關於它內部的衝突與矛盾有人亦持樂觀的看法蓋為綠黨需要衝突及危機，使之一直保持內部張力，以對抗外在現實。

綠色政黨從人類的價值體系來看，無疑是一極具創造性的新實驗，但是任何事務都不能脫離它所處的歷史與現實環境，綠黨所欲突破的歷史情境乃是它最大的阻礙。在一個生存競爭如叢林的國際社會，非競爭性的自主國家或團體如何取得自主的地位？在其理論中所謂合乎生態原則的社會無論在理論層次或是實踐層次上，都還需要再充實。這也是為什麼綠黨的實力無法迅速擴大，廣為大眾所接受的原因。

就以一個政黨而言，綠黨已能跨過門檻，而在議會（體制中）中從事理念的發揮（反體制的理念），對於德國政黨政治有相當的影響。不過其黨內的分裂及選票的流失，政見被納入左右派的政黨都是它發展中的限制。

綠黨（生態主義者）所架構的究竟是一理想國或人間事，是烏托邦亦或可行的實際？不論其可行性有多高，至少它的清新、純樸、理想性格在茫茫濁世點燃了一盞希望的燈火，它帶動了環保意識及大自然的浪漫主義，綠色理念是值得我們期待的。蘇聯的解體對東歐的政治體制造成極深的裂縫，隨著柏林圍牆的傾倒，政治及歷史運動均邁入新的領域。克服了數十年的集團對抗，人權的發展有了新的重生機會。長期推動的解除軍事集團、消滅核生化武器、裁軍、軍事工業的轉換以及停止世界性的武器貿易，現今均有可能實現。而冷戰的結束並不意謂著永久和平的開始，代之而起的是道德、民族和區域的對抗與衝突。隨著波灣戰爭與科索伏事件落幕而形成的世界新秩序(Neue Weltordnung)，顯示出未來國際衝突和重分配問題，尤其是先進國家和第三世界國家的新發展方向，似乎綠色的方向可以積極處理人類衝突與分配的議題。綠色不一定是政黨，也不僅止於一份理想，應是二十一世紀得以實踐的行動。